

前漢書

冊五

前漢書卷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

河間師古曰蠡音禮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

為名疾也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

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

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

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致至也中貴人豪

云建浙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中貴人豪

本作及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中貴人豪

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致至也中貴人豪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者有名德之人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劉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為

是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篡逆廣漢盡知其計議

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使吏告曰若計如此

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

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

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

豫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

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宋祁云原褚當作原氏褚氏賓客犯為盜賊前

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

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

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

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

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詬

簫

蘇林曰：鮪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簫，竹簫也。如：今官授密事，簫也。師古曰：鮪若今盛錢藏瓶爲

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簫音同。此及得投書削

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

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反。又音居，謁反。○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斥疑作告而

斥相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

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及匈奴

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

匈奴，徵廣漢。○宋祁云：景本有遣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祁按：徵廣漢不當便云：遣。

若長楊伯時云：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以

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

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

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事推功善

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

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

無所避也師古曰僵僵也仆頓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

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

捕之師古曰諷無所逃案之辜立具即時伏辜廣漢

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

善為鈎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

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

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已問羊又

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祁曰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

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

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

師古曰劫取其身爲

劫

質令家將財物贖之

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

龔奢叩堂戶曉賊

師古曰曉謂諭告之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

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

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

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

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

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

反斂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

皆曰死無所

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若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湖

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

趙君

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

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

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

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也音它狄反廣漢奏請令長

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後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

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

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

莫能及○楊伯時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

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縱喜讀曰縱

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

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

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

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

盧鑿斧斬其門關而去

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廋所以居鑿鑿所以

盛酒也

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鑿音於耕反○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

時光女爲皇

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

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專屬彊壯蠡

氣

師古曰蠡與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

可當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

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

○宋祁云史越本作吏去字下

南本更

有客字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

丞案賢

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吏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

詣屯所乏軍興

文穎曰尉吏尉部吏也禹其名○宋祁云吏越作史賢父上書

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

有詔卽訊

師古曰令就問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

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後以他法

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

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

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

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

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絜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

曉丞相師古曰風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

聽案驗愈急宋祁曰不聽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

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

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

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宋祁曰

突字新本添

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

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

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
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
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
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
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
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
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
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
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所也○宋祁

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

百姓追思歌之

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

師古曰兄

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

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

能當許師古曰喜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

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變師古曰及翁歸為

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宋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注末也百賈畏之後去居家本○宋祁云浙會田延年

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

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

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

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

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字○宋祁曰除補

字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

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閱

孺部汾北師古曰閼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

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候氏尉歷守

郡中所居治理

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遷補都

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

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

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

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

又不可干以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

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

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

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

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不以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不以

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

自新東海大豪郟許仲孫師古曰郟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爲姦猾亂

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
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
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
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
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
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伍保也比音頻寐
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
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類常如翁歸言經過及所歸投也
無有遺脫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有論罪輸
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使斫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
莖師古曰莖斬反責以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及日數
爲功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斫也
剄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莖故因以莖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爲斧或云劍鈇皆失之也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

遺失故爲最也

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

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師古曰謙古以爲謙字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

師古

上曰右猶也

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

平鄉正

師古曰鄉讀曰嚮

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

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

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

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

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

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

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

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韓義出

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師古

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爲喻也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

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

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

會吏民令相告訐

師古曰構結也

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

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

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

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

苦

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

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

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

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

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

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

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爲

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

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

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

宮

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

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

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

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

之

師古曰趨讀曰嚮

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

之中置一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閭里阡舍止也

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

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

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

止藥反

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

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此

師古曰言豈我

負之耶其人何以爲此事

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

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

相絕也瘖音於今反

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鑿治視

師古遣

醫治之而吏護視之

厚復其家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延壽嘗出臨上車騎

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

師古曰令定其名而更白之還至府

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

兼之者父也

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

之兼敬愛也

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

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